

# “中国赛季”书写斯诺克运动中国故事

新华社记者 郑直 乐文婉 刘扬涛

随着黑球稳稳落袋,常冰玉振臂庆祝夺冠,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落幕。至此,从7月27日上海大师赛启程,到  
时隔六年回归、落地太原的中国公开赛接力,再到武汉公开赛8月29日完赛,横跨30余天,串联三座城市的斯诺克“中国  
赛季”收官。高密度、高规格的赛事矩阵为斯诺克运动注入活力,也书写着这项运动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故事。

## “中国赛季”的前世今生

曾几何时,“中国赛季”还未与斯诺克发生联系,甚至这项运动自身都一度面临困境。

上海大师赛期间,有“墨尔本机器”之称的尼尔·罗伯逊晒出一张与丁俊晖的合影,他写道:“20多年前,两个下定决心要以海外选手身份闯出一片天地的小伙子,这在当时看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如今我们在中国能有这么多机遇,真的无比感激,而这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他。”

上世纪末开始,中国公开赛的前身中国国际赛与更名后的中国公开赛在国内辗转多地举办,一度遭遇空窗期。2005年,赛事重启,落户北京。那一年的4月3日,刚满18岁两天的丁俊晖击败“台球皇帝”亨德利,成为中国首位排名赛冠军得主。2005年,后来被不少人称为“中国斯诺克元年”。

丁俊晖夺冠,将彼时受烟草赞助限制等因素影响、赛事数量不断缩水的职业斯诺克带入一个巨大的新兴市场。而随着同年他击败戴维斯、捧得英锦赛冠军,“丁俊晖效应”开始逐步显现。

2006年,星牌斥资数百万元,留住了中国公开赛这项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在中国的“独苗”。赛事常在3月底至4月初举办,球迷在赛场为丁俊晖庆祝生日,成为赛事多年来的一段温情记忆。2007年,首届上海大师赛举办,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当年7项大赛有两项在中国上演。在今年,上海大师赛迎来20周年纪念。

此后,更多中国站比赛陆续进入赛历。2023年,武汉迎来一项全新的世界斯诺克排名赛——武汉公开赛。而随着阔别六年重启的中国公开赛今年于太原回

归,三城联动的“中国赛季”正式成形。

此时,中国斯诺克早已不是丁俊晖独扛旗的局面:中国公开赛32强中有创纪录的12名中国球手;赵心童、吴宜泽先后夺得世锦赛冠军;武汉公开赛期间,赵心童又成为继丁俊晖之后第二位登顶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球员……“00后”常冰玉在武汉拿下的生涯首个排名赛冠军,则成为20余年来中国斯诺克蓬勃发展、“中国赛季”从无到有的又一最新注脚。

## 驻足中国 爱上中国

“这种连贯的‘中国赛季’是全新尝试,以此开启新赛季格外精彩。球员的参与度会大幅提升,他们切实享受到了斯诺克发展带来的红利。不少球员打造个人品牌,开展本土化互动,漫步于中国的街头。这既能向世界展现中国这片土地的魅力,也能讲述斯诺克与中国紧密联系的故事,直观体现这项运动的蓬勃发展。”世界职业比利与斯诺克协会主席杰森·弗格森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如是说。

早年,中国公开赛常在世锦赛前夕举行,许多球员出于对中国环境相对陌生以及备战世锦赛等原因,对长途参赛有所顾虑。但上佳的参赛体验、火热的比赛氛围与不断提升的赛事吸引力让越来越多球员来到中国、爱上中国。随着本赛季三站赛事连续举行,他们也有了更多时间走出赛场、感受中国。

上海大师赛期间,凯伦·威尔逊带着家人去了静安寺,他说:“那里让人心灵很受启发,我的妻子都流泪了。”在太原,晋祠博物馆等地出现了贾德·特鲁姆普等球星的身影,“斯诺克名将点赞山西美食”等话题在网络平台

上成为热门。

中国公开赛后,克里斯·韦克林选择在慈溪的一家球房备战。“他们提供了很多帮助,非常照顾我,像在家一样。”他说,“去之前他们告诉我,那里是个小城市,但慈溪有近200万人,比伯明翰还多很多啊。”

同样是在武汉公开赛前,“火箭”奥沙利文也更新了社交媒体,视频中他娴熟地沏出一壶茶水,并用中文说道:“请喝茶。”

“我喜欢上海,所以在上海停了一段时间,后来到了太原,然后又去了北京,在武汉公开赛前放松了几天,练了练球,也吃了很多美食。”他说,“我有点不想回家了。”

赛场内外,奥沙利文一直乐于给予赵心童、吴宜泽等中国后辈指导,在各种场合更是毫不掩饰对中国的爱:“这里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中国有着最好的赛事,我们所有的活动在这里,我们所有的赞助商也都在这里。”他说,“这已经是一项中国的运动了。”

## 让赛事不止于赛场

超过一个月的时间里,三站赛事接连举行,球员们无需舟车劳顿,中国球迷更是成为最大赢家。他们不仅在场内观看顶尖球员的高水平对决,也在场外感受日渐丰富的赛事生态。“中国赛季”衍生出的文创、展览、活动等周边,不但进一步拓展了比赛的外延,也加深了斯诺克运动与本土文化、城市发展的融合。

上海大师赛欢迎仪式上,参赛选手们身着中式华服亮相豫园。比赛期间,赛事主办方在外场设置了“斯廿有形”主题特展,回顾赛事20年历史,展示历届赛事海报、冠军签名球杆等纪念品及珍贵影像。

中国公开赛举办期间,太原推出观众凭赛事门票免费游览当地9处景区的活动,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文旅热度。在位于太原万象城的斯诺克147市集上,斯诺克主题的咖啡店、文创店里人头攒动。中国公开赛文创产品设计运营商——北京书格国际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负责人杨洋告诉记者,赛事期间他们在太原开设了5家文创商品店,为赛事独家设计、生产的文创产品超过20种,其中冰箱贴、玩偶挂件和衣帽类商品最受欢迎,仅冰箱贴在一家纪念品店5天内就卖出超过1000件。

武汉公开赛同样联动商圈和文旅消费场景,拓展“票根经济”,把国际赛事、城市旅游、文化体验、商业消费串联在一起。赛事期间,赛事组织参与者走进龟山知音殿,感受知音文化。赛场上的“球逢对手”,也与传统文化中的“高山流水遇知音”形成呼应。

针对“中国赛季”,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也推出了“知识答题挑战”“焦点赛事竞猜”“观赛VLOG征集”等系列活动,为球迷带来赛事门票、签名周边等福利。

“‘中国赛季’让世界斯诺克巡回赛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和深入,赛事之外的文化互动也越来越丰富。”世界斯诺克巡回赛新闻官伊万·希尔朔维茨说,“对于斯诺克运动的发展和中国的文旅产业而言,这是一种双赢的局面。”

当然,“中国赛季”只是对赛季初连续三站中国赛事的概括。奥沙利文说,他将回家和亲人朋友相聚,然后回到中国参加9月的深圳公开赛。此后,南京国锦赛、香港世界大奖赛与玉山世界公开赛等赛事还将接续上演,在中国这片土地上,斯诺克运动还有很长的故事要讲。

(新华社武汉8月30日电)

## 常冰玉：首冠只是开始

新华社记者 乐文婉 余熙



▲8月29日,常冰玉在赛后庆祝夺冠。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摄

29日晚,在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决赛的决胜时刻,球台上还剩下最后一颗黑球。

面对近在咫尺的“首冠”,常冰玉没有急着出杆。他走到场边,拿起毛巾擦了擦脸、擦了擦手,又擦了擦球杆。稍稍稳定心神后,他向球台走去。

这时,观众席里有人喊道:“喝水、喝水。”常冰玉笑着转身拿起水瓶,观众席也哄笑起来,紧张的氛围轻松了不少。

然后,常冰玉俯身、瞄准、出杆。随着黑球落袋,这位24岁的小将以2分微弱优势拿下这一局,以10:7击败世界第一赵心童,夺得职业生涯首个排名赛冠军。

与对手握手致意后,常冰玉抓起毛巾盖在自己脸上。直播特写镜头下,那块白色的毛巾微微

颤抖,好一会儿,他才拿开毛巾,露出泛红的眼眶。

“这个冠军对我意义重大。”常冰玉说,“我中间有一段时间没有比赛,之后回归、重新拿到职业资格,去年打进决赛,到今年终于拿到冠军。这几年我真的付出了非常多。”

2025年12月,常冰玉在苏格兰公开赛打进职业生涯首个决赛。激动与紧张交织,让他赛前几乎一整晚都没睡着。那次决赛中,他一度以2:1领先英格兰球员克里斯·韦克林,但随后被对手连下八局,最终获得亚军。

“那次失利之后,我每天都提醒自己,如果再进决赛,一定要抓住机会。”常冰玉说。

在武汉公开赛决赛中,常冰玉确实努力抓住了机会。惊心动魄的第17局中,在赵心童超分的

情况下,常冰玉通过做斯诺克获得罚分,并连续打进四颗高难度贴库彩球,清台完成逆转。

“当时局面特别乱,我没奢望清台,就想着一颗一颗打,跟对手打防守。”常冰玉说,转机出现在蓝球上。“当时我在纠结是选择防守,还是拼‘翻袋’。整场比赛我一直很紧张,就想让自己放手一搏。运气不错,(蓝)球翻进去了。”

尽管常冰玉在赛后多次提到“运气”,但他能夺冠显然不只是因为运气。在武汉,他先后击败同胞刘宏宇、阿里·卡特和时任世界第一特鲁姆普,并在半决赛中淘汰自己的偶像、七届世锦赛冠军奥沙利文。

谈及决赛对手赵心童,常冰玉说:“我并没有想过可以战胜他,我是抱着向他学习的心态来打的。他近几年的比赛我基本都看了,他的

球打得既好看又实用,我的很多打法都在模仿他。”

赵心童对常冰玉也赞赏有加。“虽然有点遗憾,但常冰玉夺冠实至名归。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年轻选手,球技已经达到很高水准,我相信他们之后一定会越来越好。”

从本届武汉公开赛也能看到中国斯诺克人才梯队不断壮大的趋势。“80后”肖国栋、“90后”赵心童、“00后”常冰玉同时跻身四强……从丁俊晖曾经的一枝独秀,到如今不同年龄段的中国球员不断向赛事后半程发起冲击,中国斯诺克的整体竞争力正在提升。

对于常冰玉而言,首冠只是一个新的开始。“我和世界排名前16位的选手差距还是很大。这场比赛我的内心起伏非常大,心态还需要继续打磨,让自己更加沉稳。”

(新华社武汉8月30日电)

坐在智能骑行设备上,双脚快速蹬动,眼前的数字赛道不断变化;握住方向盘,随着屏幕中的弯道调整方向、刹车、加速;站上模拟滑雪设备,身体随着虚拟雪道左右摆动……

8月28日至30日,在安徽合肥少荃体育中心,首届中国虚拟体育公开赛全国总决赛举行。这项我国首个国家级虚拟体育综合性赛事,自线上海选阶段起便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与。最终,207名决赛选手齐聚线下,围绕虚拟自行车、赛车、高尔夫等赛项展开角逐。

“最奇妙的体验在于,人的肢体在进行高强度的真实运动,而竞技场景却突破了物理时空的限制。”虚拟自行车选手谢胜欣说。

屏幕里的赛道出自数字建模,虚拟雪山也并非真实山峰。但在虚拟自行车、滑雪等项目中,运动员的力量输出、踏频、战术博弈以及挥洒的汗水,都来自真实运动。

技术改变了体育发生的空间,却没有动摇体育的基本逻辑。正如本届公开赛所秉承的原则——“创新中坚守体育本质”,虚拟体育并非简单的屏幕游戏,而是借助人工智能、智能感知、数字交互等技术,将真实体育的运动规律和竞技逻辑融入数字空间。

变化不只发生在赛场上。

过去,许多运动表现往往依靠教练员的肉眼观察与经验判断;如今,功率、踏频、心率、动作轨迹等运动数据可以被越来越多地采集、记录和分析。数字技术也因此成为辅助教学、训练和健身的新工具。

在多所中小学校的操场上,智慧体育系统正在进入体育课堂和课后运动场景。通过AI视觉识别和智能穿戴设备,系统能采集学生的运动数据并生成报告,辅助教师开展针对性教学。科大讯飞智慧体育业务负责人刘微娜介绍,相关数据显示,合肥市第五十五中学使用智慧设备辅助体育训练后,2026年春季学期学生立定跳远成绩较2025年秋季学期平均提升12.1厘米,课后参与运动积极性提升43%。

在专业竞技与大众健身领域,科技也正向更多应用场景延伸。合肥恒诚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张荣介绍,公司研发的常压低氧训练系统既可用于专业运动员模拟高原低氧训练,也能拓展至大众应用场景,“比如在市民前往高原旅行前提供低氧耐受测试与训练,帮助其了解自身适应情况”。

安徽省体育局副局长菅青介绍,目前安徽智慧体育云平台已经上线运营,下一步将进一步推动产学研用结合,重点推动AI与竞技体育的融合,探索其在智慧训练、运动员选材、伤病康复与重返赛场、对手战术分析等场景中的应用。

虚拟体育更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让人们看到了新的可能:过去受制于场地、距离和环境的部分体育场景,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获得新的表达方式;原本难以以系统记录的运动表现,可以数据化;部分专业训练技术和设备,也可能走进普通人的体育生活。

这也是首届中国虚拟体育公开赛落地合肥值得关注的原因。

一座城市承办体育赛事,过去更多需要提供场馆、交通和服务。随着数字技术进入体育,城市的科技创新能力、产业基础和应用场景,也开始成为举办此类赛事的重要支撑。

合肥高校和科研院所集聚,拥有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产业基础。对这样的城市而言,一场数字体育赛事既是体育赛事,也可以成为技术展示、产业交流和城市体验的入口。

赛事总决赛期间,还同步举办了中国虚拟体育城市嘉年华,将专业竞技、全民体验、科技展示放在同一空间。

在嘉年华互动体验区,合肥市民周建国带着刚上初中的儿子体验了一把虚拟滑雪设备。从设备上走下来时,父子俩都已微汗。“以前总觉得滑雪、赛车这些项目门槛高、离日常生活远,没想到踩上模拟器能这么逼真,几分钟下来核心肌肉全在发力。”周建国笑着说,“孩子体验完兴奋得不行,直嚷嚷着等放假一定要去真正的雪场试一试。”

从赛场到嘉年华,虚拟体育的边界正在不断拓展。一个真实的球场,可以进入数字空间;现实世界中的赛车场地,可以获得新的数字表达;校园里的运动数据,可以被AI记录和分析。

现实体育正在被数字技术重新“编码”。但编码并不意味着脱离现实。恰恰相反,数字技术正在探索一条连接虚拟与现实的新路径。

当然,这条路还在起步阶段。虚拟体育仍面临规则体系、设备标准、数据安全、成绩判定以及商业模式等问题。不同设备之间如何实现公平比较,运动数据如何确保准确可靠,数字比赛如何形成稳定的观赛和参与习惯,都需要在实践中寻找答案。

首届中国虚拟体育公开赛的意义,或许不只在于决出首届全国冠军,更在于提供了一次现实检验:数字技术如何进入体育,体育如何适应新的竞赛空间,科技、赛事、城市和产业如何形成新的连接。

当运动员离开设备,屏幕里的赛道随之消失,但力量、速度和汗水,仍留在真实世界。虚拟体育改变的,或许不是体育的本质,而是体育抵达更多人的方式。

(新华社合肥8月30日电)

## 中国男子自由式摔跤将冲击亚运奖牌

新华社记者 杨博毅

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日开幕,中国国家男子自由式摔跤队正在内蒙古武川体育训练基地进行最后的冲刺训练。主教练李瑞财28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大赛已进入倒计时,队伍将保持当前良好势头,提起“力”和“气”,努力向奖牌发起冲击。

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将派出6名选手出战男子自由式摔跤的6个级别:57公斤级邹万豪、65公斤级欧学贤、74公斤级陆锋、86公斤级阿依都斯·哈得、97公斤级周俊鹏、125公斤级佈和额尔敦。“我们现在主要围绕74公斤级和125公斤级两个级别来冲。”李瑞财介绍,陆锋此前在世界摔跤积分赛布达佩斯站夺冠,并在巴黎奥运会上取得八强成绩;佈和额尔敦是杭州亚运会铜牌得主,也是队中大赛经验丰富的选手。

据李瑞财介绍,此次有65、86、97、125公斤级的四位国家队选手前来武川基地备战,同时也是队伍第一次来内蒙古训练。训练基地所在的武川县地处亚高原地带,平均海拔1600米。这里的环境适合队伍进行最后冲刺,海拔条件则有利于选手为专项耐力和抗体能做储备。同时,国家队调集多支省市队伍和外籍陪练在此合练,宽敞的

训练场馆可保障百余人同时训练。

“太好了,一回来就有熟悉的感受。”来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的佈和额尔敦说,自己作为草原孩子,回到家乡训练吃住都很习惯,状态也不错。这位蒙古族选手从小受父亲影响练搏击,进入体校后转练自由式摔跤,并在杭州亚运会上获得季军。“上届拿了铜牌,这届想换个颜色。”佈和额尔敦坦言,自己目前的短板在于抱团、防抱腿和体能。针对这一点,教练组连续安排高海拔环境训练提升其专项耐力,并邀请两名伊朗陪练随队合练。

技术上的差距,用身体去拼——这正是队伍反复强调“力”与“气”的逻辑。“摔跤专项一定要把‘力’和‘气’提起来,‘力’就是劲,‘气’就是体能。”李瑞财说,“技术玩不过,我们就先从体能来拼他们。”从新疆到西安再到武川,连续的亚高原训练正是围绕这一思路展开,重点提升队员的专项耐力、心肺能力和耐乳酸能力。

随队教练孟和吉干表示,本届亚运会中小级别的威胁主要来自日本、印度与朝鲜选手,中大型别的挑战则来自伊朗、哈萨克斯坦以及蒙古国等国家选手。面对劲敌,孟和吉干对队伍取得突破抱有信心:“这些年轻运动员有冲劲,上场就不怕,这是他们的优势。”(新华社呼和浩特8月29日电)